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第二卷 第一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12

(1)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1686—1691年)

第二卷 第一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合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5年·北京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Том 2 1686 * 1691*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Главное архи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древних акт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2

内部发行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1686—1691年)**

**第二卷
(全四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合译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39 1/4 印张 2 插页 931千字

1975年8月初版 197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350 定价: 3.70元

历史不容篡改

——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前言》

(代序)

1969 和 1972 年,苏联出版了《十七世纪俄中关系》资料集,共二卷。由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齐赫文斯基主编。其中收集了十七世纪沙皇俄国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和关于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的文件资料。该书编者之一米亚斯尼科夫为第二卷写了一篇冗长的前言,题目是《满人入侵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 1689 年的尼布楚条约》。这篇前言和近年来苏修抛出的许多反华历史文章一样,都大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美化老沙皇的对外扩张,把它侵占的中国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说成从来是俄国的领土,反而诬蔑中国人民的反侵略自卫斗争是对俄国的“入侵”,胡说什么中国方面“将俄国人从阿穆尔河两岸排挤出去,他们不惜为此而进行直接的武装侵略”,又说《尼布楚条约》是在中国“以巨大的优势兵力从肉体上消灭俄国代表团及其护卫部队的威胁下签订的”,“是强加于俄国的”,俄国谈判代表“被迫”将“属于俄国的阿穆尔河左岸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片领土让给清朝中国”,并且以“条约的各种文本不一致”、“地理定向标记不明显”、“没有交换地图”^①等等为借口,极力否认《尼布楚条约》的法律效力,以此为老沙皇在十九世纪中叶撕毁《尼布楚条约》,强占我国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侵略行为作辩护。这篇《前言》宣扬侵略有理,抵

^① 见本书,第二卷,第 2,69,70,71 页。

抗有罪的殖民主义谬论,对历史竭尽了歪曲颠倒的能事,赤裸裸地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继承老沙皇的衣钵,扩张称霸,恶毒反华的反动面目。

究竟十七世纪沙皇俄国怎样侵入中国的黑龙江流域?《中俄尼布楚条约》是在什么情况下签订的?历史的记录是一清二楚的,事实真相决不容许任意歪曲。

一、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有大量历史资料为证的铁的事实。本书《前言》中却胡说什么“十七世纪中叶,阿穆尔河(即黑龙江)沿岸地区已经并入俄国版图”,“阿穆尔河以南一带成了俄国人和满洲人共同开拓的地区”^①,这是对历史的明目张胆的篡改。

一百多年以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早就指出:“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是“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②。几千年以来,中国各族人民的祖先世代生活、劳动在黑龙江流域。至晚在八世纪的前期,唐王朝在该地设置了“黑水州都督府”、“室韦都督府”,对当地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靺鞨族和室韦族实行有效的管理。继起的辽和金两个王朝是由原来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契丹族和女真族建立的,他们先后进入中原地区,统治着半个中国,黑龙江流域都在辽和金两个王朝的版图之内。辽的“奴儿干城”、“五国部节度使”、金的“蒲与路”、“吉烈迷地区”,其管辖范围都达到外兴安岭。元朝在该地设置开元路和水达达路,并实行屯田,开辟驿路。明朝政府在这里设立卫所,由中央统辖,许多卫所在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其名称和地理位置均斑斑可考。明朝永乐和宣德

① 见本书,第二卷,第1,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二卷,第11页。

年间，中央政府多次巡视设置在黑龙江口的奴儿干都司。在这里修建和重建永宁寺，并设立两块石碑，记载着在该地管辖巡视的情况。这两块石碑矗立在黑龙江口五百年之久，是黑龙江流域属于中国领土的铁的见证。

明朝中叶以后，中央的权力衰落，东北的许多部落仍然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很多部落的首领仍接受明王朝的封号。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满族兴起。满族是靺鞨和女真的后裔，曾经接受明朝政府“龙虎将军”封号的满族领袖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皇太极重新统一了东北，建立后金政权（后改称“清”）。其管辖地区东至海，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西越雅克萨和尼布楚，包括外贝加尔地区。皇太极（清太宗）在位的时候，在雅克萨、尼布楚和外贝加尔一带曾多次进行政治和军事行动。1637年，喀木尼汉部落的叶雷叛乱逃走，清王朝派满族和蒙族军队追击，经雅克萨、尼布楚向西追到贝加尔湖附近的温多地方；1639年，清军平定了雅克萨地区达斡尔人博穆博果尔的叛乱，并收复了包括雅克萨在内的黑龙江沿岸的许多村屯。博穆博果尔向西败逃，1641年1月，在齐洛台（今苏联境内赤塔）被清军俘获。同时，清政府将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达斡尔、赫哲等族人民编入八旗，设置牛录（八旗制度下管理丁户的基层组织），征收赋税。

由此可见，从唐朝以来，中国的政治局面虽然有多种变化，有时处在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的管理下，有时出现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但黑龙江流域从来没有脱离过中国的版图。直到清朝初年在这里编旗收税以前，黑龙江流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俄国人。现在苏修的某些御用文人竟叫嚷什么“几千年以来，阿穆尔河流域就属于我们”。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沙皇俄国是怎样侵入黑龙江流域的呢？

当八世纪前期，中国的唐朝政府在黑龙江流域派官设治的时

候，俄罗斯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公元九世纪才出现了基辅罗斯公国。十六世纪初，俄国才统一和逐步强大起来。十六世纪下半叶，才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1643年，俄国雅库次克文书官波雅尔科夫率领的一小撮殖民主义者翻越外兴安岭，侵入中国境内，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黑龙江上的俄国人。当地的中国达斡尔族居民以纯朴而慷慨好客的态度接待了他们，向他们介绍当地的情况，特别提到：当地居民是向清朝皇帝（博尔博依汗）交纳赋税的，清朝皇帝每年两三次派人到这里来，该地离清朝的京城要走一个半月等等。1650年，哈巴罗夫又率领另一帮武装匪徒侵入黑龙江流域。当哈巴罗夫用屠杀手段威逼当地的中国达斡尔族居民投降俄国并交纳贡税时，当地居民不畏强暴，对祖国忠诚不二。他们响亮地回答说：“我们是向博格德皇帝沙姆沙康（指清朝皇帝顺治）交纳贡赋的，至于我们如何向你们交纳贡赋，那要等我们断绝子孙的时候再说。”^①哈巴罗夫还在那里碰见了清朝政府派来收税的官员。

波雅尔科夫和哈巴罗夫开始侵入中国所碰到和听到的情形，见之于他们自己向俄国政府的报告中。它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对黑龙江流域的无可争辩的主权。现在苏修官员和御用文人却叫嚷什么黑龙江流域是俄国人“发现”和“开发”的土地，这里“既无满洲人更无中国人居住过”^②。本书编者为了要“证明”这种扩张主义谬论，摆出了一大堆档案和历史文件，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举出一条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属于俄国的证据。因此只好弄虚作假，甚至把当年波雅尔科夫和哈巴罗夫报告中谈到中国在这里行使主权以

① 《哈巴罗夫呈文》（1652年8月），引自《苏联历史文选》，莫斯科，1949年，第一卷，第440页。

② 别斯科罗内夫、齐赫文斯基、赫沃斯托夫：《论俄中边界形成史》，见苏联《国际生活》，1972年，第6期。

及他们自己对中国村屯进行屠杀、抢劫的事实全都偷偷摸摸地删掉了。苏修已经堕落到不能不依靠涂改古代档案和历史文件过日子。但是，一手岂能遮天，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数实物、文件和书籍一再证明了的众所周知的事实。苏修可以任意涂改放在自己档案库里的文件，难道也可以涂改和毁掉在全世界广泛引用和出版的实物、文件和历史书籍吗？这种拙劣的做法不但休想抹煞自古以来中国对黑龙江流域的主权，并且也正好暴露了他们自己原来是一伙可耻的历史伪造者。

二、俄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

早期的中俄关系史是一部俄国实行侵略扩张和中国人民进行反抗斗争的历史，但是苏修完全颠倒了真实历史，竭力掩盖俄国殖民者的侵略罪行，反而诬蔑中国“入侵”了俄国。本书《前言》中说：中国“恣意入侵俄国领地”、“图谋侵占俄罗斯国的领土”^①，苏联政府的声明和一些御用文人则说：中国进行了“掠夺性远征”^②、“对黑龙江流域的俄国村镇进行了征服性战争”^③。

究竟谁侵略了谁？究竟谁进行了掠夺和远征？这一原则问题不能不认真辩论清楚。在苏修的笔下，那些万里迢迢从俄国跑到中国土地上来大烧大杀的强盗反而是被侵略者，而遭到俄国的压迫、蹂躏，在本国国土上奋起自卫的中国人民反而在进行“掠夺”和“远征”。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强盗逻辑！

无数历史资料，包括许多俄国历史资料都大量记录了当年俄国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的暴行。

1643年，俄国波雅尔科夫等刚刚踏上中国的国土，就杀人抢

① 见本书，第2,22页。

② 1969年3月29日苏联政府声明。

③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与邻国（古代和中世纪）》，莫斯科，1970年版。

劫，强征贡税，甚至兽性发作，大吃人肉，一个冬天就吃了五十个人。

以后，哈巴罗夫等闯到黑龙江上，干尽了骇人听闻的暴行。仅1651年6月洗劫我国古伊古达村，一次就屠杀达斡尔族居民661人，抢去妇女243人，儿童118人，牲口350头。

1665年，俄国侵略者“80余人，入索伦部，取貂皮，淫其妇女”。^①中国军队闻讯赶来，歼灭了这股匪徒。

1675年，住在鄂嫩河一带的我国布利亚特蒙古人“他们人数很多，不肯承认俄国政权”。俄国的尼布楚总管舒利金出动大批俄军，用大炮轰击手无寸铁的我国和平居民，“在残酷地蹂躏了蒙古牧民之后，建立了叶拉文斯克”^②。

1676年，中国官员曾对前来北京的俄国使团指责说：“哥萨克来跟我们的人做生意，我们的人把他们当做客人，以酒食款待。可是哥萨克把我们的人紧紧捆绑起来，抢去所有的貂皮，还一面殴打，一面喊叫：‘把藏着的貂皮都拿出来。’这就是你们哥萨克的友好方式，全世界没有人象他们一样！”^③

1682年，雅克萨的俄军抓住二十个中国猎人，关在屋里，活活地把他们烧死。

这一类事实，在中俄两国的史籍中触目皆是，不可胜举。近年出版的苏联书籍中竭力掩盖当年沙俄的侵略罪行，但有时候也无意中透露了一些情况。如一本苏联书籍上说：“沙皇的将军们往往残暴专横，征收苛捐杂税以饱私囊，种种暴行无所不有。在这方面尼布楚将军帕维尔·舒利金在1675——1677年的活动是很有代表性的。”^④

① 杨宾：《柳边纪略》。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历史概要》，赤塔，1916年，第一卷，第131页。

③ 巴特雷：《俄国·蒙古·中国》，伦敦，1919年，第二卷，第301页。

④ 雅科夫夫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第45页。

看一看俄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的所作所为，他们那副残酷杀人、野蛮抢劫的侵略者面目难道还暴露得不清楚吗？当年，在中俄尼布楚谈判时，中方首席代表索额图发言说：“沙皇陛下方面的哥萨克叶罗菲·哈巴罗夫等人窜入中国上述地区兴建了阿尔巴津（即雅克萨）。住在阿尔巴津附近的博格德汗殿下（即中国皇帝）的一些贡民，多年以来遭到不堪忍受的蹂躏，财产被劫走，妻孥被抢去，本人则被打死。”俄方首席代表戈洛文在大量罪证面前张口结舌，无法否认，只好支支吾吾地答复：“对中国居民的欺凌，圣明沙皇陛下并无所知，这些纠纷应遣使说明。”^①以后，帝俄时代的一些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哈巴罗夫进行对阿穆尔的征服”“是侵略性行动。”^②1954年苏联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还说：“哈巴罗夫及其部队在阿穆尔河流域霸占了达三年，焚毁住区，杀害居民，捕捉俘虏。”^③可是，现在的苏修，上至政府，下至御用文人，反而倒打一耙，污蔑中国人“入侵”了俄国，还把哈巴罗夫等吹捧为“新土地发现者”，给黑龙江流域带来了“新生活的曙光”。他们造谣说谎，颠倒历史，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中国人民反对俄国侵略的斗争和清政府的政策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从十七世纪中叶沙俄殖民主义者踏上中国领土的时候开始，黑龙江上中国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就一直沒有停止过。清政府也几次派兵去驱逐俄国侵略者，这在中国方面是正义的、自卫的行动。但是，由于清朝入关不久，正在和明朝残余力量以及吳三桂叛乱势力进行斗争，沒有更多力量

① 见本书，第771—773页。

② 克尤涅尔：《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期间俄国与远东的联系》，海参崴，1914年。

③ 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莫斯科，1955年，第一卷，第254页。

兼顾东北。它希望和俄国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屡次派人或写信要求俄国举行和平谈判。俄国方面却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扩张。它以尼布楚和雅克萨作为据点，逐步推进。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又在黑龙江中下游建立了小的侵略据点。清朝政府忍无可忍，为了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

1680年，清政府平定了吴三桂叛乱，才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东北，开始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并在黑龙江及其各支流上扫清俄国的前沿侵略据点。1685年，清军攻克雅克萨，俄军战败投降。清政府为了争取和俄国政府举行谈判，立即释放俄俘，撤退了军队。但侵略者不甘心失败，乘清军主动撤退之机，再次抢占雅克萨。1686年，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出兵，打败俄军，包围雅克萨。

雅克萨战争是中国各族人民和清政府共同抗击俄国侵略的正义战争。在战争中，平时受俄军欺压的当地各族人民纷纷起来，袭击侵略军。达斡尔族领袖倍勒儿等潜入雅克萨城内，活捉了七名俄俘，奇勒尔族的奚鲁噶奴在牛满河（今苏联境内布列亚河）击毙侵略军十余人，鄂伦春族的朱尔铿格在精奇里江（今苏联境内结雅河）上击毙侵略军五人，黑龙江下游的费雅喀族把当地的俄国占领军统统赶走。黑龙江上燃起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熊熊大火，由于各族人民的支持，清军才战胜了凶恶的俄国侵略军。

本书编者和一些御用文人大骂清朝政府信奉“黩武精神”，反对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这完全是贼喊捉贼的把戏，信奉黩武精神、反对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正好是俄国的老沙皇。

清政府的一贯方针是努力争取和俄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在种种和平努力遭到俄国无理拒绝而失败以后，才不得不以武力制止俄国的侵略。早在1669和1670年，清政府几次派人到尼布楚去，要求俄国当局停止侵略活动，到北京来进行谈判。

1670年，俄国尼布楚将军派遣使者到北京，带来一个文件，竟荒谬地要求康熙皇帝向老沙皇臣服纳贡。文件中说：“彼中国皇帝可独得归依大君主陛下，处于俄皇陛下最高统治之下，永久不渝，并向大君主纳入贡赋。”^① 1676年，沙皇又派遣以尼古拉为首的使团到达北京，提出侵略要求，威胁清政府接受。尼古拉狂妄地声称：“只要有二千名陛下的正规军，就不仅能够征服整个达斡利亚地区（指贝加尔湖以东），而且能够征服所有地区，一直到中国的长城。”^② 正是由于俄国侵略者的贪婪野心和狂妄态度，使得中俄两国的谈判不可能进行下去。

1681年，俄国的侵略魔爪伸向黑龙江中下游，建立小的侵略据点。清政府又主动派人在雅克萨和齐齐哈尔与俄国当局的代表进行谈判，要求俄方拆除新建立的据点结伊斯克，俄方完全拒绝清政府的正当要求，声称：“结伊斯克堡是奉大君主敕令所造，是永久性的，俄罗斯人将不予拆毁。”^③

在雅克萨战争前夕和进行过程中，清政府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向俄国政府呼吁谈判。1683年秋，清朝理藩院给俄国当局发出咨文，希望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以避免冲突；1685年，康熙帝给沙皇的信件和清军统帅彭春的咨文被一起送往雅克萨，这些信件中建议两国遣使，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同年，康熙帝的同一内容的信件，由被释放的六名俄俘，经喀尔喀蒙古地区带回俄国；1686年，一个荷兰使团正从北京回欧洲去，清政府托他们带信给沙皇政府，信中建议停止战争，举行谈判，“于何处分立疆界，各毋得踰越，则两界人民，均得宁居，不失永相和好意”^④。又将同样的信件托传教士

① 《故宫俄文史料（清康乾间俄国来文原档）》，北京，1936年，第267页。

② 《尼古拉出使日记》，见巴特雷：《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257页。

③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第120页。

④ 《平定罗刹方略》，卷二。

闵明我转送到莫斯科。所以，后来一个法国历史学家评论说：“发出这些信件，就足以表明中国方面有希望达成谅解的意愿。”^①

真正表现了“黷武精神”的恰恰是沙俄政府。由于中国人民和清军进行了坚决抵抗，又由于俄国在西方和土耳其的关系十分紧张，快要发生战争，沙俄政府无力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因此，它接受了清政府的谈判建议，派出了以戈洛文为首的谈判使团。使团随带军队一千九百多人，戈洛文被授与指挥西伯利亚俄军的广泛权力，老沙皇预先为中俄谈判规定了条件，给戈洛文的训令中说：“如果中国人……不愿根据上述条件缔结和约，大使必须依照沙皇陛下的命令和西伯利亚部的军事训令采取行动。”^②由此可见，沙俄不但一开始用武力闯进和强占了中国的领土，而且直到接受清政府的谈判倡议以后，仍然没有放弃用战争手段胁迫中国接受条约。

编者在本书的《前言》中，口口声声辱骂中国谈判使团“全面施加压力”、“采取军事行动”，而把俄国谈判使团说成是“不诉诸武力”^③的“和平天使”，这种颠倒是非的谎言实在不值一文。事实上，中国谈判使团及其护卫部队并没有和俄国或任何人打过仗，相反，那个被称为“不诉诸武力”的俄国大使戈洛文却带着近二千名军队在我国外贝加尔地区大烧大杀，达两年之久，对我国喀尔喀蒙古人、布里亚特蒙古人、通古斯人进行了极为残酷的战争。例如1688年秋，戈洛文的军队在希洛克河对我国蒙古牧民实行突然袭击。据戈洛文自己说：俄军“对乌卢斯蒙古人发动了攻击。战斗十分激烈。赖上帝恩佑，托陛下洪福，击毙约二百名蒙古人，俘虏多人，缴获大批马匹牛羊。”^④戈洛文还强迫我国蒙古人民“归顺”俄

①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北京，1961年，第8页。

② 同上，附录，第153页。

③ 见本书，第9,29页。

④ 同上。

国,发出战争威胁说:如果不接受俄国的要求,俄军“势必要去袭击他们蒙古乌卢斯”,“捣毁帐幕,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大军一到,蒙古人就要遭殃。”^①看看戈洛文的言行,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奉为“不诉诸武力”的典范。

四、关于中俄两国使团在尼布楚的谈判

1689年8月,以索额图为首的清政府代表团和以戈洛文为首的俄国代表团在尼布楚举行谈判,经过会上和会外的许多争辩,终于对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的划分达成了协议。1689年9月7日(清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本书编者在《前言》中对《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情况大肆歪曲,指责中国代表团“使用武力威胁”,胡说《尼布楚条约》是“在满人以巨大的优势兵力从肉体上消灭俄国代表团及其护卫部队的威胁下签订的。因此,应当认为:条约是强加于人的”。

翻开中俄双方的历史记载,苏修的谰言不攻自破。中俄尼布楚谈判是在平等和对等的基础上进行的。经双方协议,谈判地点在尼布楚城外,距尼布楚的距离与距清方停船处的距离相等。每方代表团各带护卫人员300人进入谈判会场,除可佩带腰刀外,不得随带任何武器,这里根本谈不到什么“武力威胁”和“在肉体上消灭俄国代表团”。

苏修为了证实自己的谎言,任意夸大中国代表团的人数。有的说:“清朝当局在谈判期间在尼布楚附近集中了大约一万七千五百人的精锐部队”,^②有的说:中国“军队的总数大约是一万五千人”^③,而本书《前言》则说:“满洲人这时在尼布楚城下集结了一万

① 见本书,第545页。

② 贾丕才:《证实真相的文件》,1972年11月13日苏联《消息报》。

③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第162页。

二千人的军队”^①。他们闭着眼睛，摇唇鼓舌，编造出来的清军数目互相矛盾。其实，到达尼布楚的清军数目不超过二千九百人。清军由水陆两路前往尼布楚，水路为一千五百人；陆路清军的数目，据谈判中充当译员的法国传教士张诚说：“由陆路跟我们一齐到达的一千四百名兵弁。”^②

至于在尼布楚一带，原在该地的俄军加上戈洛文带来的军队，总数在二千五百至三千人之间。俄军全部持有火枪，并有火炮，据守在尼布楚城的堡垒工事里，而清军只有弓箭刀矛和一些火炮，露宿旷野，没有城堡工事作依托，这是谈判现场的军事力量的对比。本书编者所说中国方面的“巨大优势”完全是凭空捏造。

中俄在尼布楚谈判中所以能够达成协议，主要是由两国的国内形势决定的。清政府本来决心要收复雅克萨、尼布楚。1688年，康熙帝颁发的谕旨中说：

“其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③

但就在这一年，和俄国相勾结的准噶尔叛乱势力蔓延，对我国北部地区的喀尔喀蒙古发动袭击，占领了喀尔喀全境。喀尔喀领袖土谢图汗等向南奔逃，请求清朝中央出兵援救，平定叛乱。清政府急需集中力量，对付准噶尔叛乱势力，稳定北部边界，因此，愿意在领土方面作出重大让步，以换取和俄国的和平。1689年6月，中国使团从北京出发，前往尼布楚谈判时，康熙帝又发出指示，不再坚持收复尼布楚。他说：

① 见本书，第33页。

② 见本书，第698页；本书附录《张诚日记》，第22页。

③ 《清实录》，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癸酉，卷135，第14页。

“今以尼布潮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①

康熙帝的这一愿意对俄国作出领土让步的指示是中国使团在谈判中遵循的方针。

至于俄国方面，它在中国边界上已经抢夺并获得了许多土地和利益，需要加以巩固，特别是为了确保它在外贝加尔地区的侵略利益，不能不在黑龙江上稍稍收缩。并且俄国由于连年向四面八方扩张，它的手伸得太长了，国内政治、经济、军事都存在着困难。当时，它正在和土耳其进行战争，也希望在远东和中国达成协议，以便把自己的力量集中于西方。此外俄国需要达成协议还有财政和商业上的考虑。法国历史学家加恩说：“俄国国库由于不断增长的行政开支和在西方进行的历次战争，十分空虚，急需金银。只要俄中两国间能够达成一种协议，那么，随之而来的两国间的贸易，必然不在少数，并且会给俄国方面带来可观的利益。”^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曾给使团发出几次训令，提出了种种划界方案，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不再坚持要取得它在黑龙江上已侵占的那一部分土地。1687年6月24日，俄国政府训令戈洛文可以撤出雅克萨，条件是中国方面也不在雅克萨设防，以后的训令中又重申这一划界主张。戈洛文在谈判桌上也完全遵照俄国政府的训令行事的。

从两国政府在谈判前发出的历次指示和训令可以看出：双方对划分东段边界的主张逐渐接近。清政府准备让步，放弃尼布楚一带，以换取俄军撤出雅克萨，俄政府则不再坚持侵占雅克萨，以保持对尼布楚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占领。而《尼布楚条约》正是规定

① 《清实录》，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壬辰，卷140，第30页。

②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北京，1961年，第9页。

以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的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作为两国的边界线，恰好符合于中俄两国政府预先自行设想的划界方案。

由此可见，本书编者用“巨大优势”、“武力威胁”、“肉体消灭”等等耸人听闻的词句，把《尼布楚条约》说成是“强加于俄国的不平等条约”是多么荒谬。1689年谈判的结果完全符合于1687年6月24日沙皇政府发出的关于边界划分的训令。试问在举行尼布楚谈判的两年之前，当沙皇政府发出这一训令时，又有多少中国军队怎样“威胁”了或者“要从肉体上消灭”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的老沙皇呢？

本书编者还描写了俄国首席代表戈洛文由于受到人多势众的中国代表团的“军事压力”而惶惶不安，并且抱怨说：“由于满洲人的勾引，在尼布楚附近游牧的约两千名布里亚特人和温科特人已归顺清方”，清军“不让俄国人对背叛的纳贡臣民采取措施。”事情真是古怪！苏修不是口口声声说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领土吗”？中国代表团进入所谓“俄国领土”后，几天之内怎么能“勾引”当地成千上万的居民“背叛”自己的政府呢？事实真相是：尼布楚和外贝加尔地区本是中国的领土，从来不属于俄国。当俄国强行侵占以后，当地居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并不是中国代表团到达以后才“勾引”起来的。一个英国作者说：“围绕贝加尔湖居住的游牧布里亚特部落，是蒙古族的北支，他们对哥萨克进行长期的抵抗。”^①一个俄国作者说：“整个西伯利亚边境线上，到处都出现动荡。”^②因此，戈洛文在谈判前后和谈判期间都在手忙脚乱地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苏修抱怨俄军在数量上处于少数。他们说了千万句谎言，只有这句话说对了，因为，他们入侵中国，跌落在人民反抗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凡是侵略者，不管它出动多少军队，

① 帕拉埃斯：《西伯利亚》，伦敦，1914年，第178页。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历史概要》，赤塔，1916年，第一卷，第146页。